

暗昧集

新嘉坡青年書局發行
李汝琳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贈
明
黑

李汝琳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發行

新嘉坡

惜昨集

李汝琳著

發行者：新加坡青年書局
363, North Bridge Rd.,
Singapore, 7.

承印者：興隆印務有限公司
26-30, Choon Guan St.,
Singapore, 2.

定 價：叻 幣 八 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再版

目 次

• 第一輯 •

風雪天	三
前進曲	五
鶴 嘵	八
兩朵流雲	八
寄	一〇
難忘的一瞥	一七
秋 夜	二〇
寄 知 友	二二
別	二四
二十歲生辰	二六
	二八
無 題	三三
深 夜 獨 思	三五

• 第二輯 •

人午夜……三九
暮雨……三一七
寂春……四五三
寞睂……四八
歸影院來……四五三

• 第三輯 •

去吧……五三
狂歡之夜……五五
狂歌……五七
請願篇……五九
行路吟……六八
惜昨篇……八〇

第

一

輯

風雪天

刺骨的寒風無情怒號，
鵝毛般大雪不住飛飄，
彷彿鳴世道之不平，
却掩蓋了人間的醜惡面貌。
中州繁華的古道，
行人却這樣零落稀少，
富人們在爐旁跟妻妾說笑，
却還有乞兒在顫抖哀叫。
寒風儘管在瘋狂怒號，

豈能把世道的不平鳴消！

乞兒驚擾了溫室中的人兒，

朱門里跳出個青年罵道：

『該死的竟敢這樣使人討厭氣惱，
滾吧，這兒沒有東西給你乞討！』

朱門里又衝出兩隻惡狗，

兇狠的對乞兒狂吠怒叫。

乞兒恐怖的向後退走，

不提防跌了一跤，

太陽在雲間露出了面龐，

潔白世界的真像就要暴露了。

前進曲

——給敬愛的弟兄們

我們毋須忌憚那些有權有勢的偉人，
更毋須羨慕那掙扎於名利場中的人們，
他們已走近了荒涼的墳墓，
他們的末日不久便會來臨。

社會便是我們的家庭，

我們是大家庭里的一羣，

只要我們目標相同，志趣相近，
我們便是互相敬愛的弟兄們。

改造社會是我們的事業，

爲大衆謀幸福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加緊努力鍛鍊自己，
準備獻出我們有用的身心。

我們要堅定百折不回的決心，
更要團結我們的力量和精神，
毋須瞻前顧後有所顧慮，

齊唱着雄偉之歌努力前進！

一九三〇，八，一，沁陽。

鶴 哎

大地的陰冷使我飛向赤熱的太陽，
人間的殘酷使我遠離繁榮的錦城，
我只有終年艱苦的駕着雙翼，
努力飛向無邊無際的茫茫大空。

我狂唳可以使天下震動，

我怒鳴可以嚇退百萬雄兵，
我永遠嘶着尖銳而嘹亮的喉嚨，

要把宇宙間的一切生物喚醒。

我要使鳥類母須崇拜戴着華麗王冠的鳳凰，
我要使獸類母須懼怕額上篆着字紋的虎王，
我要使牛馬雞犬不再永遠作賤奴，
我更要人與人之間也剷除一切不平。

我的熱血像怒潮般澎湃洶湧，
我的思潮像深泉般無盡無窮，
我終年艱苦的駕着雙翼，
向着光明的太陽前進飛騰。

一九三〇，八，二七，沁陽。

兩朵流雲

——爲子雲、佑雲作

血紅的太陽漸漸在東方出現，
太空中飛舞着彩霞片片，
遠遠的農村中有狂犬叫喚，
叢籠的樹林裏逃出了一對少年，
他們從黑暗中掙扎着飛向光明的樂園，
隱約的聽得到他們憤慨的快樂的言談：

少女——

哥哥，哥哥，親愛的哥哥，
我現在是又喜又樂，

喜的，喜的是脫離了樊籠似的家庭，
樂的，樂的是打出了幽靈塔！

青年——

妹妹，親愛的妹妹喲，
你這一次驚人的舉動全是由我，
將來的艱苦奔波，
也全是由我的罪過！

少女——

說甚麼全是你的罪過，
你這一次的犧牲還不全是爲我？
你爲我跑出了安樂窩，

你爲我捨棄了前程遠大的學校生活，
你爲我將要踏入萬惡的社會，
你爲我將要碰盡釘子，受盡折磨！

青年——

一切都算不得甚麼，
只有愛是最偉大不過，
親愛的妹妹喲，

你能使我已死的心兒復活。

少女——

不管禮教怎樣對我們束縛，
不管輿論怎樣向我們吐唾，
只要我們的精神親愛諧合，
我甘願永遠的跟着你流離奔波。

青年——

禮教只是吞吃弱者的惡魔，
腐臭的輿論又算得甚麼，
世界上就是沒有人同情你我，

我們也沒有任何懼怯！

少女——

父母的不諒解算得甚麼，
我們就看做路人一樣也可，
只要在崎嶇的人生道上，
有個親愛的人兒偕行着。

青年——

妹妹喲，親愛的妹妹啊！

你心靈深處的話兒，

真使我内心感激不過，

我要爲着親愛的人兒對我的熱誠，
加緊努力做我應做的工作。

少女——

前進吧！親愛的哥哥，
不要把我們的責任忘却，
社會上許多事業還待我們來做，
我們要不停的努力前進啊！

青年——

我們的精神已保証前途有無限快樂，
聽，晨雞已在高唱，

看，光明的太陽已經東升了，
走呀，親愛的妹妹喲，
前面便是我們的世界啊！

一九三〇，一一，一五，開封。

寄 —

迷離恍惚的神情，

若有所失的心兒飄渺不定；

啊，似曾相識的人兒喲，

請你還我的魂靈！

好像大海中的兩片浮萍，
輕風有意吹我們聚攏，
啊，艱難旅途中的伴侶喲，

今生曾和你一度相逢。

永遠的，永遠忘不了那時情景：
落花有意，流水含情，

我的心兒啊，突突跳動，
你的臉兒啊，微微暈紅。

永遠的，永遠忘不了你的倩影：

輕掠的柔髮是那樣嫋媚蓬鬆，
時樣的新裝是那樣窈窕玲瓏，
水凌凌迷人的秋波啊，有無限隱衷。

浩渺無際的大海之中，
輕風吹聚了兩片浮萍，
剎那間又被無情的狂濤衝散，
到如今只剩下模糊的迷離幻影。

出竅的靈魂已無踪影，
今生今世啊，何日重逢？
啊，可愛的似曾相識的人兒喲，
你身往何處？還我魂靈！

一九三〇，六，八，汴洛道上。

難忘的一瞥

是一個炎炎夏日當頭的時分，
我匆匆的走進了浩浩人羣，
在那兒我瞥見一位蓬首的女郎，
她無意中繫住我一顆赤心！

粗舊的服飾顯示她窮苦的命運，
活潑的姿態無一些矯揉造作的臭味。
水凌凌的雙眸不住的東張西望，

好像在茫茫人海裏找尋她的親人！

啊，這樣錢魔橫行的宇宙，
啊，多少拜金虛榮的女人，
在那兒我瞥見一位天真無瑕的少女，
她無意中勾去我一縷靈魂！

一九三〇·一二·二三，開封。

秋夜

滿天星眼飽含着淚，
蕭蕭颯颯的秋風裏，
是哪裏來的聲調？
錚錚鏘鏘的……

熟練的歌喉，
啊，原來是妳，
顛巍巍的……

似哭訴你家裏有老母弱弟！

遠遠的，遠遠的，
我聽到你心絃在顫，
你純潔的靈魂，
在受着錢魔侮欺！

滿天星眼飽含着淚，
蕭蕭颯颯的秋風裏，
你沿街賣唱的姑娘呀，
可曾找到了知音未？

一九三一，九，五，夜，北平。

寄知友

我不會享過家庭的幸福，
最親愛的人兒是知己朋友，
我深深感謝你們對我的同情，
親愛的朋友喲！朋友！

環境的惡劣，何怨何愁？

更艱苦的生活還在後頭，
油條大餅也弄不到嘴裏，

那也許是我最光榮的時候。

我不願過一天盲目的生活，
理想就在荊棘道路的盡頭，
生活的困苦永遠不能使我屈服，
我不稀罕那輕易的現成享受。

光明在我的前面引逗，
理想總有實現的時候，
謝謝你們給我前進的力，
親愛的朋友喲！朋友！

一九三二，四，九，夜，沁陽。

別

這別宴是歡樂還是沉痛？

匆匆的相聚，別也匆匆，

三杯酒澆不熄心火的澎湃洶湧，
赤熱的胸膛裏怎這般悶悶沉重？

這心情是狂歡還是悲苦？

淺淺的笑痕怎掛上兩顆晶瑩的淚珠？

『朋友，後會有期，但望各珍前途！』

在我淒切發言的當兒，嗓門似有物堵！

一九三二，五。

二十歲生辰

今天，是我這孤苦的飄零人的生辰，

去年的今日還在中州，

今年的今日又流落在北國，

大海裏的浮萍象徵着我的命運！

啊！對杯中殘酒啜泣，

二十年來不曾找到歸宿地，

一顆心，一顆苦恨的心，

又回到太行山麓，沁水之濱。

那兒是二十年前母親生我的舊地，
那兒還有我殷殷懷念着的父親，
夕陽的餘暉斜照着母親的寂寞孤墳，
是否在盼望着她唯一的嬌兒歸？

這生辰，這一年一度淒涼的生辰，
十五載無母之孤兒逝去了天真的青春，
十年來飽嘗了寄人籬下的滋味，
赤熱的心頭刻下無數磨滅不去的傷痕！

別去了，別去了明媚的故鄉，
永生的飄零亦無人關心，
到如今已是遍體鱗傷無處逃奔，
這人生道上竟無一些兒溫存！

今天，是我這孤苦的飄零人的生辰，
憶起了早亡的慈母和不幸的父親，
大海裏的浮萍象徵着我的命運，
孤零零對殘杯自傷自悲自酒淚！

第

二

輯

無題

呵！人類的弱點，
迷狂放縱了熱情的心，
似透體的春蠶，
一絲絲織縛自身。

半杯泥水，

怎能潤乾焦的喉唇；

對笨牛

狂彈斷鏗鏘絃音。

錯識了偉大，

歡傲的自棄，

光明默然在前面，

是招迎，還是嗤譏？

緊緊追捉着幻影，

枉焚焦一顆熱情的心，

忘記了吧，

那一剎那的沉醉。

深夜獨思

深夜裏，

孤燈伴着淒涼個我，
緊緊抱着頭顱，
皺着眉兒思索。

思索，思索，思索，
亂指急搔亂髮，
剪不斷的纏綿愁絲，

緊緊束縛着我！

苦悶籠罩的愁容，
淺淺浮起笑窩，

光明似閃電一般，

在腦海裏輕輕掠過。

在腦海裏輕輕掠過，

光明只剎那閃灼，

現實總是孤寂的呀，

殘燈伴着個我！

一九三二，四，一五，沁陽。

人 生

人生像一朵花，

悄悄的開了又落了；

沒有同情，

也沒有知己的憐惜。

在世界上

一個人好像一粒灰塵，

沒有人瞭解，

也永遠不會被人注意。

熱情像奔放的野馬，
羞怯像一條鴻溝，
只一聲深沉的太息，
被冰冷溶化！

希望像騙人的幻影，
青春剎那就要飛去；
淒涼像不忍離的愛人，
緊緊依着身心！

一九三四，五，二二，北平。

午夜

明媚皎潔的月夜，

秋風岑寂了狂舞，

燦爛的羣星無語，

我悵惘的從夢裏歸來。

皎月像我淒冷的心，

我已如秋風般無力呼喊，

一個星兒霍然長流，

是人生漂泊的命運嗎！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北平。

雨

秋夜淅瀝的細雨，
一絲絲滴入心靈深處，
最是耐人尋味的時刻啊，
我聽得醉了！

深更響着濃密的詩意，
電光象徵希望的明滅，
最是偉大的意味啊，

淒涼的安慰呢！

一九三四，一一，一四，夜，北平。

慕

一所極大的牢房，
隔着窗兒

展望太空的浮雲；
那樣的匆匆哪，
太陽追趕着太陰。

牛郎在渴望着織女，
飢餓的……

天河是永遠填不滿的缺陷，

一把小小的玉簪兒，

劃下終古不滅的遺恨！

誰家的哪？

紫的丁香，白的薔薇，紅的玫瑰……

心靈顫抖了，

熱情却被深深封閉。

一九三五，四，二九，北平。

寂 寞

西風吹開了心扉，

心魂伴着落葉飛舞，

孤零的影子

在寂寞的人生道上，

唉唉，倦了，倦了！

歡宴的席上，

我深深感到寂寞了！

『且喝了這一杯吧！』

心絃在冷寂啊，

明媚的眸子

祇輕輕的撩撥了一下。

一九三五，一二，開封。

春 眇

撐不住萬斤的眼皮，
如嬌陽般無力的瀉在床上，
春風在門前悄悄溜過了，
花兒對着綠葉搖首，
西窗上印滿了白色的春光。

一九三六，三，二〇，開封。

影院歸來

最高漲的情緒，

像氣球；

熱情達到沸點，

悲憤迸出了淚珠！

一剎那的緊張，

冷風吹送着歸途，

萬千惆悵，

又纏住空虛的心！

一九三六，三，二一，夜，開封。

第

三

輯

去 罷

去罣，悲哀，去罣！

從今後我沒有了淚水，
去罣，悲哀，去罣！

傷心都已化作了憤怒！

去罣，美夢，去罣！

我把幻景的溫柔撕碎，
去罣，美夢，去罣！

一切假定都化爲灰塵。

去罷，熱情，去罷！

意識裏溶化了鐵和冰，
去罷，熱情，去罷！

我要隨着時代而生動！

狂歡之夜

忍住淚，

看稚兒歌舞，

萬千隻手，

拍出成人的歡樂。

是誰的責任？

山河變色！

輝煌的燈火，

照不出稚兒的罪惡。

狂歌

燃燒吧！燃燒吧！

我是太陽，我是火，
十萬丈沸騰的怒濤，
在血管裏蓬勃！

撕開了胸膛，
挖出猩紅的心，
像烈火般熱，

表示最後的堅決！

索性拔下頭顱，

不稀罕殘疾的破碎，

一撒手扔向奸詐的和藹，

拼着炸彈似的毀滅！

提起拳，

擊向寧靜的天，

憑空響出一聲雷，

古國再無人沉睡！

請願篇

這是不平凡的日子，

——我們要到南京去！

我們雖然是年輕的孩子，

却不能忍受國家的羞耻！

從四面八方而來，

洶湧的洪流朝着一個方向，

火車站是我們的起點，

要去南京表示我們的願望。

冲天的力量滾滾升起，

老師也不來阻止，

他們也一樣愛護國家，

我們並非不愛讀書的孩子。

爸媽也到車站送行，

誰也不拉我們回家去，

國亡哪兒還會有家，

孩子們都會變成蟲豸。

這是奇怪的別離，

沒有眼淚也沒有鼻涕，

『爸媽回家去吧，

我們人人都會照顧自己。』

誰能等着上『最後一課』，

我們是堂堂的國民，

『老師也回去吧，

謝謝你們平日的教訓！』

糾察隊橫列而來，

爸媽老師再三囑咐叮嚀。

『請吧，請大家回去吧，
我們會互相照顧姊妹弟兄。』

每節車廂都擠滿了同學，
還有無數同學無處安身，
請站長再增加車輛，
却到處找不到這個人。

早已強迫司機離開火車，
他也走得無影無踪，
空有車頭和車廂，
我們還不會使它開動！

我們絕不離開車站，
直等到送我們去南京，
要不你就永遠躲藏，
這火車就永遠不再開行。

一夜凜冽的北風，
只吹得天寒地凍，
鵝毛大雪紛紛飄落，
我們也忘記了寒冷。

我們人人有一顆赤心，

熱血在我們血管里奔騰，
苦難不能屈服堅強的意志，
這本來就不是快樂的旅行。

男同學紛紛喊叫，
一個個奔下車廂，
他們要睡在車站鐵棚下面，
要女同學都到車上。

女同學都感動流淚，
個個都要表示堅強，
糾察員說這是命令，

有組織就要服從。

天色剛剛黎明，
大雪紛紛未停，

社團送來了慰勞食物，
人人怕孩子們挨餓受凍。

老年人看到孩子們不怕受苦，
個個都變得年輕激動，
熱淚流下了雙頰，
瞬息就變成了冰冷。

人人都有一份愛國熱情，
全國各地紛紛響應，

只有上海的學生步行到南京，
鐵道都變成了無用的爬蟲。

民氣是如此激昂，

誰說國家會輕易滅亡，
各國學生紛紛通電致敬，
衷心表示最高的景仰。

顯貴們大大的驚慌，
分頭派員到各地演講，

表示政府已接受了衆意，
將會和青年們一樣堅強。

三日三夜露宿在車站上，
忍饑受凍就爲了這個願望，
不怕他說謊不兌現，
我們有永遠用不完的力量！

行路吟

『問我從哪兒來？
小伙子，你畱問了，
那實在很遠，很遠，
就在那看不見的天邊。』

老人是太老了，
從那滿臉的皺紋，
數得出老人的年紀，

看得出風霜的侵襲。

『問我那有多少路？

小伙子，你畱問了，
那實在很遠，很遠，
我也無從計算。』

老人拄着一根樹枝，
脚下却一點也不躊躇，
唉唉，連鞋子都失落了，
脚上只包着一層破布。

『問我到哪兒去？

小伙子，我告訴你，
哪，就是那兒，那兒，
還要翻過那座高山。』

老人走得慢，
可就一步一個腳印，
永不休止，
永遠走向前面。

『問我有多大年紀？

小伙子，你可有點稀奇？

年紀是不小了，

那，那又有甚麼干係！」

老人是那樣安詳，

永遠是不慌不忙；

他的確還很健康，

看得出一身潛伏的力量。

『喟？小伙子，

你也要爬過那座高山，

好，好，

咱們就同路走走。』

老人沉默下來，
一心一意行路，
態度堅決而又鎮定，
抬頭望着前頭。

『是，小伙子，
行路是有些艱難，
山徑越走越險，
可總得走到那個頂點。』

小伙子滿身大汗，

恨不得一步能够登天，
望望老人緩慢的脚步，
心裏有說不出的厭煩。

『好，小伙子，
你要先走一步？

那，那就請便，

我們就到那高峯上見。』

小伙子邁開大步，
留下輕蔑的一瞥，
他興奮的唱着歌，

加快的走向前面。

『噢，天色有些不對，
烏雲佈滿了天空；
管它甚麼風風雨雨，
總不能叫我有始無終。』

老人抬頭看看，

脚步一點也不放鬆，
他經歷過無數次風雨，
總是有進無停。

『唔，太陽落了山，
遠近漸漸朦朧；
黑夜總是會來，
管牠甚麼虎豹狼蟲！』

老人挺一挺胸膛，
揮動手裏的樹枝，
渾身充滿了力量，
不停的向前走去。

『暴風雨果然來了，
還想再試我一試，

不要看輕我的年紀，
你會試過了多少次。』

老人跟風雨搏鬥，
在泥濘中跌倒又起，
苦難滾滾而來，
却不能摧毀老人的意志。

『那樹下有個黑影，
是不是野獸在等我走近？
風雨中聽不清楚，
好像有誰在呻吟？』

老人提高了警惕，
一步一步走向前去，
哪里是甚麼野獸，
却是一個模糊的人影。

『啊，小伙子，是你？
你爲何在這兒呻吟？
走啊，再走一段路，
不遠便有個山亭。』

小伙子疲累的坐在樹下，

無力的望着老人，
雨水淋濕了他的全身，
黑暗又使他非常恐懼。

『走吧，小伙子，
你不能就在這兒停留，
甚麼？你不想走了？
你想休息一下就回頭？』

老人搖一搖頭，

心里充滿了憐憫和惋惜，
他想起寒冬凜冽的風雪，

也不會使他灰心喪志。

『有多少人堅決向前，
有多少人遇難回頭，
小伙子，黑夜行路，
可失不得足，失不得足！』

惜昨篇

人人都有個過去，

我的過去是那麼短，那麼短，
過去是實在的，

那分明不是假，不是虛幻。

我的過去只有那麼短，

却還有一段懵懵懂懂的童年，
有一天突然明白了我的存在，

還有那個小小的家園。

那個家里只有幾個人，

却怎樣也找不到自己的娘親，

奶奶說我五歲媽媽便死了，

這就平白失掉了人間第一個溫存。

八歲上奶奶送我到大娘家里，

大伯死了却需要有個『孤子』，

從此就疏遠了我的親生父親，

奶奶也成跟我隔離的另一家人。

新的家只有大娘和大姐，
連我只有冷冷清清三個人，
十年一覺少年夢，
才知骨肉之間有疏親。

世界在我眼里漸漸擴大，
我不再哀傷家庭的冰冷，
家庭之外有了朋友，
我不再感到身世的飄零。

從書本里我認識了真理，
親眼又瞭解了生存的社會，

個人的哀傷算得甚麼，

興奮的走進了狂熱的人羣。

過去雖然那麼短，那麼短，

却不禁使我深深惋惜，

惋惜那一段苦悶的歲月，

浪費了不少寶貴時間和精神。

過去好像在黑屋裏摸摸索索，
現在摸到了通往曠野的門，
陽光會給我飽滿的溫暖，
和風會給我無限的溫馨。

過去我只會低吟低唱，
而今我要鍛鍊得無比堅強，
一個人只像一粒塵土，
人羣却有震撼世界的偉大力量。

生存的大道向前開展，
未來又是那般分明，
不怕路途是那麼遙遠，
總會走到彩虹出現的天邊。

一九三六，九，二，北平。

再版後記

這本書初版於一九三六年，距今已經三十年了。最近有好幾位文藝界朋友頗想看看我這本詩集，並勸我把它再版，這就引起了我重印此書的動機。

詩不像小說和劇本，不一定有明確的地域背景，在哪里都可以有這種思想感情，現在重印此書，與此時此地也不會是格格不入的。

萬里書店編輯部在介紹『叩門』時說：『……在這本詩集里，讀者大體可以窺見作者自四十年代以來，所寫的作品的發展輪廓。』單就我的詩，來瞭解我的思想發展過程，看了這一本書，再看『叩門』，讀者將會更清楚一些。

在『叩門』的初版本題名『再生集』的後記里，我曾經提起在『惜昨集』成書

之後的兩年間，還編成兩本詩稿，一本叫「紅葉集」，一本叫「苦寒集」，前者在「叩門」第二輯里只保存了兩首，這本詩稿的失落，本來也沒有多大可惜，內容完全是抒情之作，後來在抗日戰爭中連那個接受題詩的人都失落了，睹物傷情，還是沒有好的好，留下兩首作為紀念也就够了。後者在「叩門」第二輯里只保存了四首，這一本詩稿被劫了去，我是有些可惜的，到如今記得題目的只有「叭兒之死」、「我們要生」、「燃起一把烈火」、「悼豫才先生」、「風暴——記一二·一二」、「九一八六周年」、「起來吧，中原！」等幾首，如果將來有機會找到發表那些詩稿的雜誌，對我來說將是一大快事，但對讀者來說是不相干的，失掉了就等於沒有所以乾乾脆脆就認為「叩門」是我的第二本詩集了。

寫這一本詩的時候，我還很年輕，各家各派的詩對我都有影响，所以表現出來的風格極不一致，本書第一輯里的詩句較長，也注意用韻，第二輯里的詩句較短，不大注意韻脚，這便是明顯的不同之處。其實這些本無關重要，所謂風格什麼的，

那是形式主義詩人特意追求的東西，重要的還在詩的內容，本書第一輯里的詩，是我二十歲之前，在毛頭小伙子橫衝直撞的年代里寫的，總算沒有太不健康的東西；第二輯里的詩，是在我最苦悶的年代里寫的，感情是真實的，內容多是表現個人的苦悶和煩惱，那是一個不成熟的年輕人所常有的感情，爲了存真，照舊保留在這本集子里，幸而這一類的詩寫得不多，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以後，就再也寫不出這一類的東西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是我青年時代最值得紀念的月份，從此以後，健康、樂觀、堅強成爲我的基調，和苦悶煩惱絕緣了，第三輯里的詩和『苦寒集』便是在那個時期寫的，但這不是說我的生活從那時起便一帆風順，再沒有什麼波折了，其實恰恰相反，在抗日戰爭時期受盡了折磨苦難，若是一個脆弱的人，早就倒下去了，可是我的久經鍛鍊的意志救了我，對一切磨難都滿不在乎了。

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作品說過這麼多的話，現在由於重印許多年前的東西，順

便在這兒說明一下，算作後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於新加坡。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

M \$ 0.80